



小时候，临近的几个村子约定成俗的有自己固定的集会日子，村人叫作老会。大村或者乡政府所在村是一年两次，小村一年一次。我们村每年一次庙会，在农历的九月初十。

从我记事起，赶会一向是我们父老乡亲生活中的重大事项，比起过大年还让人兴奋和期待。早早地，他们就开始掰着指头计算时间，盘点各种要购买的物品。还有那精明的，盘算着如何在会上做点生意，赚点钱贴补家用的，更要早早地准备待客之物，因为赶会这一天，亲戚们还要互相走动。会前那热闹场景一点也不比过年货时差，东家西家的买菜买肉炸丸子蒸馍……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

到了这一天，家里家外更是人声鼎沸，小孩子可是开心了，对他们来说赶会比过年还要放松无拘，年作为国人大节有这样那样的礼节规矩，但是会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。是以，他们撒欢似的在人窝里转来转去，比较着谁家来的亲戚多，若是哪家的亲戚多，你看他得意的吧，走路都晃荡开了。

表姨家是专门跑会做生意的，无论哪个村会他们都会去，炸油条，糖包等吃食，再熬上一锅汤。简简单单的饭食，因着赶会的热闹，因着新鲜好奇，他们的生意一向很

好。还有远远的几十甚至上百里外的客商云集而来，他们在街道两旁扎满了帐篷，帐篷朝外摆出一溜货架，架子上尽是些红的、绿的、花的……各色布料，各种生活用品。女人们精挑细选，给孩子扯上三五尺布，做身换季的衣服。

村人叫这些帐篷货架“景货棚”，“景”在农村是好、稀罕、招人喜欢的意思。一个“景”透出了村人朴实喜悦的心情。摆“景货棚”的商贩在村人心里也高贵了好多。也有本村人提了桌椅，拿了水果、糕点、自己做的小玩意、小手工等物件，早早赶到路边，占据一个有利位置，安放停当，做起了买卖。

还记得和姥姥在会上卖篦子和笤帚的情景，有人比较来比较去，有人执着于一分一厘的让利。看到那些斤斤计较的人，吃着小吃的我，心里真是愤懑，暗暗念叨：啰唆，小气！姥姥却是又真诚又骄傲地说，没一个不好的，都是自己做的，你看看，篦子扎的多紧密结实，你满会上转转，哪有我家笤帚扎的紧实，没少一道绳，又便宜又实用……说的那人欢欢喜喜的买了就走。

若哪个村子请了唱戏的，那么这个会上更是人挨人，人挤人，锣鼓声、叫喊声此起彼伏。整个村子上空都是吆喝喧哗的回声，几里地都听得见，真真是世俗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虽然已入秋，太阳依然燥热，越中午会越盛天越热，人拥挤成一团，没有距离，没有羞涩，没有罅隙和不满，剩下的似乎只有生命相拥的那种炽热的气息，只有肌肤相亲的那种温暖而朴实的感觉。赶会，成为村人的狂欢节，制造出盛大的集体欢乐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个在村会上东窜西窜的小丫头，依偎在姥姥身边吃着各样小吃的小丫头常常闯进我的梦境里。

【编辑:李欢】 E-mail:nongjiacanmou@163.com